



戈壁灘上的風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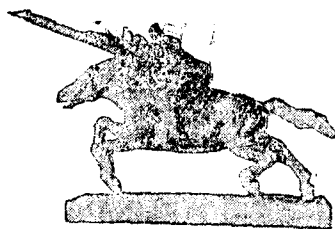
楊尚武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戈壁灘上的風云

楊尙武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六·上海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中篇小說，主要描寫人民解放軍騎兵部隊在戈壁灘上追剿匪特的故事。騎兵某連奉命圍剿散布在戈壁灘上的殘余土匪和特务，班長鍾永勝帶領着班里的几个战士，在途中与大隊失去了联系，他們在荒無人烟的戈壁灘上，迷失了方向，歷尽种种异乎尋常的艰苦和困难；但革命战士的頑强意志使他們不僅戰勝了艱險的自然环境，而且歼滅了在沙漠上遭遇的土匪，打死了潛入國境的特务头子，并爭取了被匪特所欺騙的一个哈薩克牧民部落，勝利地完成了任务。

戈 壁 灘 上 的 風 云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楊 尙 武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號 1113

開本 787×1032 耗 1/32 印張 5 1/16 字數 104,000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60,000 定價(8) 0.42 元

一

二月，边疆的草原上，依然是嚴寒的，人們穿着厚敦敦的皮大衣，还不住的打寒顫。

太陽升起一杆子高的时候，一望無垠的草原被照得异常清晰。干枯的草叶上，挂着毛刺刺的霜花，在陽光下，閃閃發光。縱目望去，远近是一簇一叢金黃發亮的草棵，有的駝着背，有的挺着腰，忽高忽低，象一片波瀾壯闊的黃海。黃海上，散落着一座座白色尖頂帳篷和銀灰色的蒙古包。包頂上，繚繞着淡青色的炊烟，此时，正是战士們涮鍋洗碗的时候。

不一会，草原上熱鬧起來，望不尽的人群，看不到边的馬隊，扯成無數条移动的黑綫，朝着蒙古包跟前聚集。有些連隊的战士們，三个一簇，兩個一伙，忙着整鞍备馬，在新鲜而清冷的空气里，傳播着粗大的吆喝声，輕盈的歌曲声，和愉快的口哨声，老远看來，很象熱鬧的集鎮。战士們手牽着战馬，紅通通的臉龐上，流露着异常兴奋的心情。今天，他們把战馬收拾得非常英俊；有的調換了新鞍褥，有的系上嶄新的水勒韁，有的把鬚髯剪刷得整整齐齐，額前蓬松着扇形的頂心髻，好象新娘子裝梳起來的刘海。剽悍的战馬，也象迎合着主人的心情，兴奋的搖着头，喘着粗气，低下头，聞着地上的干草叶，撲嚕撲嚕噴响鼻。有的烈性馬，甩着長尾，暴躁的跳起來，揚起粗壯的前蹄，尖声嘶叫着，象是为这熱鬧的場面助兴。

馬隊，佇立在傾斜的土坡上，聯成黑壓壓的一片。值星排長王坤喜安頓了壓馬次序，喊了一聲口令，戰士們轟隆一聲跨上馬，一溜煙的向着草原馳去。

草原是美麗的。馬隊，象波濤洶湧的洪水，急急向前成環形衝擊着，芨芨草被踏倒了，駱駝刺草被撞得仰着面，草地上，飛濺着銅錢大的干泥片，草棵上，騰起淡淡的塵煙，微風吹動，織成條條白色的銀帶。老遠望去，黃緞子似的草原，好象綉起朵朵錦花。

這時候，在部隊駐宿地的帳篷門口旁，站着一名虎彪彪的戰士，四方大臉，額下嵌着一對鼓溜溜的大眼睛，寬肩膀，粗胳膊，生得結結實實，異常魁梧。從他那干刺刺的眼角，和他那雙稍微有些習慣了的羅圈腿看來，他一定是長期戰鬥在戈壁灘上的一名騎兵老戰士。

這個戰士叫鍾永勝，是騎兵團五連戰鬥組長。他參加軍英雄模範大會，昨夜下兩點才趕回連隊。今天，他壓抑不住心底的興奮，沒吃飯，一清早就跑出帳篷。他眼盯着一群群的馬隊，心里不由的流露出一種甜滋滋的味道；他知道，部隊駐守邊疆以來，戰士們長時間過着艱苦生活。這裡，一出草原，不是重疊嶙峋的大山，就是一眼望不到盡頭的大戈壁，夏天挨蚊子咬時，白馬變成紅馬，瘦人腫成胖人。十冬臘月雪天睡。一片煙葉，一根綫頭，都要經歷千山萬水的艱難路程，從很遠的地方運來。近來敵匪活躍，戰鬥頻繁，部隊連壓馬的機會都失掉了。壓馬，原是騎兵部隊的一種基本訓練。目前，文化生活異常缺乏，壓馬變成賽馬，成為戰士們最感興趣的一種活動。昨天打了勝仗，活捉了匪首烏斯滿，給這場活動更加增添了新

的內容。

馬隊，兜了个大圈子，踏着輕捷矯健的步子，从鍾永勝身旁嗖嗖擦过，那勁头，象剛出弦的急箭，不断的飛，不停的射，刹那間，草原上浮起淡淡的塵烟，一縷一縷的，淹沒了馬身，从远处看，好似巨龍游云。在往日遇到这种情景，他早抑不住这兴奋心情，騎上那匹名喚“老黑牛”的战馬，一陣弮子，参加到飛馳的行列里去。今天却不同，他的臉色剛剛泛光，他又象想起了什么，裹了裹皮大衣，轉过身，急急朝連部走去。

連部，就設在一排白色帳篷的中央，一个銀灰色的蒙古包里。包里，地面上沒有坑，也沒有零雜家具。它和草原上一样，長着黃焦焦的干草棵，人來人往，踩的它伏着地。鍾永勝走進蒙古包的时候，連長蔚青正在聚精会神的看着一張五万分之一的軍用地圖。見他進來就笑咪咪的向他說：“看，咱們成了游牧民族了，一行动先調查水草，住蒙古包，吃手抓肉，不知哪天我們也要靠打獵生活呢！”

鍾永勝說道：“兩年多的時間，咱們都睡雪地，添这东西好，打仗时轉移挺方便。”

“算了吧，輕騎变成重騎了，打起仗來多累人，可沒有咱們睡戈壁灘痛快。”蔚青一面洗臉，一面叨念着。他的話，猛听起來似有几分埋怨，实际上，是向別人誇耀自己認為很滿足的生活。

炊事員刘華，端來半臉盆热面疙瘩，蒙古包里頓時騰起白霧。蔚青还保持着農民的老習慣，舀了一大搪磁缸，遞給鍾永勝。自己又盛了一磁缸，双盤着腿就吃起來。由于缸口小缸底深，吃起悶气，半缸子面沒吃完，折騰的鼻梢滴水珠。他抽

了条毛巾擦擦汗，若有所思的問道：“路上走了几天？”

“坐了三天汽車，在后方指揮部休息了一天，騎駱駝又走了五天，哼！硬趕呢！”鍾永勝沉靜了片刻，搓着手說：“緊趕慢趕，烏斯滿已經給活捉了，我們晚來一步沒赶上。”

蔚青把大臉一揚，用筷子冲着鍾永勝的領口一指說：“你說的不对，压台戲還沒唱，你这不是赶上了。”他指着攤開的軍用地圖說：“你來的正好，晚來一步，我們就出發了。部隊馬上要進到第二個剿匪階段。”他一口气吃完那缸面疙瘩，一面用毛巾擦着下巴，一面用嚴厉的态度說：“执行任何一个任务，光荣与不光荣，不决定于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，在革命部隊里什么样的工作都是重要的，而是决定于完成任务的程度，完成任务中的决心，毅力。”蔚青忽的站起來，走到地圖跟前，彎下腰，兩眼落在地圖的彎彎曲曲黑綫上，象尋找寶貝似的說：“第二階段是剿匪的重点階段，我們的任务可不輕松，要从啞巴大戈壁橫渡過去，就靠咱們的裝備，咱們这么多人。完成这个任务可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，同志！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。”他把“非常”兩字說的很重。

鍾永勝順着蔚青的視線看去，見地圖上爬滿蜘蛛網似的黑綫，黑綫的中央，有銅盆大一塊区域，密撒着小黑點，猛一看，好象蠶子撒滿紙。一个老战士是很清楚的，地圖上几条黑綫，在实地，可能就是頂破天的高山峻嶺，几个黑點，也可能是千里無垠的大戈壁，在这成千上万的黑點中，也說不定哪个黑點后面就隱藏着土匪，也說不定在哪个黑點里敌人正搞陰謀活动。他聚精会神的看着地圖，覺得象有千把勾子纏着自己的心。蔚青用食指順着地圖上用紅鉛筆画的紅綫插過去，說：

“目前的任务，就是这样横渡过去。”

蔚青蹲下身子，用筷子指着甘肅、青海、新疆的連結綫說：“烏斯滿被俘虜了，匪首胡番林帶領二百多人還盤踞在這裡。我們第二步計劃，就是要徹底消滅他們。是這樣：右鄰是從南疆諾羌出發的騎兵某團，並配有戰車，朝東夾擊敵人。左鄰是從青海格爾穆出發的騎兵某團，向西夾擊。我們的任務是從中間插過去。各路部隊要在三月十一日會師于坑寺，痛歼敵人。對，還有金冶中，他是從國外鑽進來的一名特務，他……”蔚青倒抄着手，思索很久，又慢吞吞的說：“這個人反動透頂，是國民黨中統局派進來的一名大特務。過去，在南疆和閩縣當過兩天副縣長，三區革命以後在北疆當過兩年皮毛商人，實際上是擴大特務組織。解放後從南疆逃到外國，現在又從外國潛入國境，前兩天剿匪總指揮部來電報說，他已鑽到烏斯滿部落，可是海子戰結束了，土匪全消滅了，却查不出這個人。我們估計，很有可能和胡番林勾結在一起了。”

蒙古包的氈帘開了，指導員朱玉祥進來，他面色雖有些疲倦，仍壓抑不住內心的喜色。蔚青上前握著他的手說：“怎麼樣？牧民們都回來了嗎？”

朱玉祥卷起帽耳，拍打著白華華的霜粒說：“回來了。三百多牧民都回來了，卡爾漢頭人，哈賽買契頭人都回來了。”

“折勒其巴耶頭人呢？”蔚青急問道。

“我們幾次派代表接洽，他都沒出頭。十七日，沒念聲，帶著他的全部落朝西藏方向走了。”蔚青不禁一怔，這種情況太出乎預料了。前些天，折勒其巴耶頭人曾再三選派代表向政府請求，要求政府剿滅烏斯滿，現在烏斯滿被捉了，他倒不聲

不响的朝西藏走了。况且，他也吃过烏斯滿很大虧呢？蔚青越嚼这句话越觉得問題高深莫测。他側着头，顫抖着手指，象猜測深奧的謎似的說：“这里边一定有鬼。”

朱玉祥說：“一个牧民告訴我們說：‘特务头子金冶中來到这一帶，’折勒其巴耶可能上了敌人的圈套。”蔚青心里豁然大亮，他嘴里并沒說什么，只是臉色顯得更加森嚴。

指導員朱玉祥要到团部向安政委彙報工作，喝了口热面湯，匆匆走出蒙古包。

蔚青坐在鋪盖上，卷起一根喇叭筒似的烟燃着，噙在嘴里，他已不是吸烟，象是用口吃，一吞就是大半截。

鍾永勝說：“碰上金冶中先歼滅他，拔淨这根坏根。”

蔚青轉身搖了搖頭，說：“我們要服从整个战役，兩支友鄰部隊一塊会师，我們要迟到一天，大土匪头子胡番林就会漏網。”他停了片刻，又繼續說：“不过，碰到金冶中，也不会輕饒他，一定要歼滅他！”

連部里弥漫着烟霧，四处寂靜的象睡了似的，沒有咳嗽声，也沒家具响动声，平日，不使人注意的呼吸声也顯得更响了。

鍾永勝忽的一声站起來，脚跟碰的咔嚓响，說：“沒有事，我回去了。”

蔚青抬起頭笑着說：“別忙，還沒談到正題呢。”擺手讓他坐下。鍾永勝摸不清頭緒，呆呆的坐在馬料袋子上，臉上毫無表情。蔚青擦息烟頭，兩手挽成圈，套在雙膝上，說：“剛才是給你介紹情况，因为你沒赶上开軍人大會，”他的声音变的非常溫和了，象給鍾永勝提問題商量似的，“沒大不了的問題，組

織上決定讓你當班長。”

“我？”鍾永勝吃驚的問。

“嗯，原一班長調到三連當排長，這是組織上的決定。”

鍾永勝從連部回來的時候，部隊已壓馬回來。他穿過蹣馬的馬群，躲着愉快的口琴聲，急急走回本班的帳篷。

帳篷里，戰士們圍了一堆，象搶着看什麼東西，有的兩膝跪着，有的胳膊頂着地，七八個腦袋擠在一塊，噤噤喳喳在低聲說話。當鍾永勝見到戰士們輪看紅皮筆記本時，才意識到是爭看他參加軍英模大會帶回來的獎品。戰士們沒看見他，還在撕拉着裝獎品的白包裹，有的搶着看耀眼發亮的金質獎章，有的爭着看精巧的自來水筆。每發現一件物品，總要你爭我奪熱鬧一陣。好象這些東西拴着大家的眼睛。撐杆跟前，背朝外坐着一個身材高大長頸的戰士，看身影就知道他是李玉根。他沒有爭搶，從外表來看，他很幽靜：兩手癱着雙膝，打一会口哨，又叨念一会：“急什麼？班長回來了叫你們看個夠。別眼紅，自己有本事也立一功嘛！”話雖如此，他早急的心花繚亂了，一對鼓溜溜的眼睛，偷偷的隨着大家手兒轉。戰士田保生跑來，身子一蹲，坐在自己雙腳上，正看筆記本里夾的彩色圖片，李玉根悄悄伸過手，猛的抽出一張照片，驚叫道：“喂！照片！班長的，跟軍部首長的合照。”他話音未落，呼嚕嚕都圍上來，壓的李玉根直叫喚。這時候，急壞了小戰士姜鴻朴，他擠也擠不進去，閃動着他那頑皮多水的眼睛，把紅皮本子一搖說：“這裡還有一張哩！”很多戰士信以為真，扭頭包圍了他。小姜把空本子朝李玉根懷里一推說：“給你看！”乘機把

李玉根的照片抓去了。李玉根知道受了騙，見他那股頑皮勁兒，又想生氣，又好笑，嘴里嚷着：“騙了我，哼！你不長个子，有勁都使在心眼上，非逮住你不可。”小姜前面跑，李玉根后面追，貼着篷布直轉圈，把大家的棉被、家什弄的乱紛紛了。

鍾永勝一進帳篷，戰士們一下把他圍住了，要他講英模大會上的情形。別的班戰士也趕來，帳篷擠的咯吱响，經田保生提議，就挪到帳篷外面草原上。几十只眼睛圍着他，每只眼睛里都流露着希望的光輝。講什么呢？鍾永勝覺着很为难。他知道：戰士們駐在戈壁灘上，祖國的一切变化，他們都会感兴趣。后來，还是把当前任务作为引子，把軍区首長授給本連的“衛國英雄連”的光荣称号的事細講了一遍，把大會上的精神，作了扼要的傳達，后來，講起了蘭新路上來往的汽車，汽車上裝的黑鐵管子，以及老百姓举旗欢送他們的情形。……戰士們聚精会神听着，鍾永勝一喘气，大家就嘖嘖喳喳提出一大堆問題，弄的他顧頭顧不了尾。

小姜擠到鍾永勝跟前，摸着小下巴問：“看电影沒有？”

鍾永勝摸着他的小腦袋，說：“看來，放映了很多新片子，時間擠，還要向別的英雄談話，學習。沒多看。”

小姜嘖了嘖嘴，表示很惋惜。小姜剛參軍時，軍区欢送他們時，曾放過一場电影。別的戰士們一年四季駐戈壁灘，东奔西跑追土匪，還沒見過电影哩，因此，瞪着眼不吭声。

“看戲來嗎？”

“住过高樓吧？”

“坐火車來嗎？火車頭咋能運進山里！”嘖嘖咕咕提了一大堆。這些問題，論性質分兩種，一种是好奇，一种是向往着

优越的生活。李玉根越听越刺耳，腦袋气的嗡嗡响，把鉄青的脸色一沉，高鼻梁一皺，大巴掌往腿跟一拍，說：“鉄路修到你家炕头上啦，接來十二班大戲，看去吧！”他兩腿象有彈簧一样，一挺站起來，扭身挤出人群。

在人群后边，站着一位矮个子战士，他双手夾在腋下，不滿意的說：“好大火气，蛤蟆跳在脚面上，咬不咬吓人一跳。”

李玉根剛挤出人群，把身子一擰，面色鉄青，臉上好象竖起楞角，忿忿的說：“吓着你嗎？是你胆子太小，檢討一下吧！这是享受思想，無產階級不要。”他敌意的向那战士冷盯了一眼，把帳篷門帘一甩，鑽進里面去。

李玉根天生的烈性脾气，不了解他的，觉着他象炸藥，其实，他和同志們發生口角，常默不作声，低头認輸。可是有一样，誰的言詞行动如損害人民利益，妨害了部隊行动，他会板着鉄青臉吵到底。有一回，部隊不分日夜地追击敌人，兩天水米沒沾牙，由于情况变化，連隊要轉換另一个任务。路上，人困馬乏的走不动，馬不能騎，只好靠兩腿走，班長打着模范班的旗領头朝前走，有些战士拖拖拉拉想掉隊。李玉根越看越生气，跑上去，一声不响，夺了班長的模范旗，折叠后裝在馬褡子里。班長發了楞，同志們吃了驚，弄的大眼瞪小眼，他蹙着眉头，大声說：“我們侮辱了模范旗，行軍还掉隊，憑什么打它，等不掉隊的时候再打吧，决不能侮辱它！”經这样一鬧，想掉隊的战士，也不敢掉隊了，齐要求道：“把模范旗子撑起來吧！我們決不掉隊，”李玉根說：“这还象个無產階級战士，”經班長同意又把旗子撑起來。“無產階級战士把党的利益頂在头頂上，个人利益踩在脚底下。”是他的口头語，誰的行动与这句

話相違背時，他就堅決鬥爭到底。昨天，連長在軍人大會上剛作了動員，要大家從精神上作充分準備，迎接更殘酷的鬥爭，度過最艱苦的歲月，今天竟有人七嘴八舌的問情況，他認為是享受思想，氣的直打顫，本能的脫口說出這句心裏話。

鍾永勝想勸說李玉根幾句，讓他別心急，沒等張口，李玉根早鑽進帳篷裏了。

這樣一來，坐在草地上听新聞的戰士們也待不住了，弄的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帶着惶惑的神情不歡而散了。

黃昏時分，草原上顯得更加美麗。余輝，抹過草梢，照的金黃。微風吹動着，草海上掀起萬馬奔騰的波浪，條條蜿蜒的小河，結成白玉色的銀帶，向四處伸展着。晶晶的湖水，設置在草海之中，構成一幅誘人的水彩畫。這些景物，映入鍾永勝的眼瞼時，顯得格格不入，他腦子里除了剛演習“摸包”的要點外，纏繞最緊的，就是李玉根和魏連有的糾葛。仿佛有一種力量，要逼着他作出答案。他想，戰士們看电影、看戲、坐火車不應當嗎？不是應有的權利嗎？又算得什麼享受呢？將來，還不止這些呢！他一想起當前的任務，立刻作了肯定。不，不應當貪婪這些，眼下，祖國交給了我們莊嚴神聖的任務，為完成它，要我們付出青春和生命，那種普通人都能享受的東西，我們就要無私的犧牲掉，因為我們是革命戰士。他斷定了。

鍾永勝正發楞，小姜气喘呼呼的跑過來，說：“班長，要你立刻到連部開會。”鍾永勝點頭作了回答，心想：“要布置出發的具體事項了。”一轉身，走回去。

二

太陽正当头的时分，天空忽然蒙上一層陰云，不一会，鋪天盖地变的混沌不清。

部隊順着一塊小草地急急行進。行列象条黑黝黝的巨蟒，弯弯曲曲爬在草地上。蟒尾，甩过冰灘，纏繞在弥漫着瘴气的山峰上。几千人，几千馬，急噴着热气，热气結成濃霧，騰成一条銀河，蜿蜒地橫躺在草原上。

近三天的行程，步步都是艰难的，在山上遇到瘴气，就嚼生蒜。碰到冰灘，就小心翼翼的引馬前進。困难召唤着勇气，勇气向往着勝利，誰也不肯掉后一步。

下了弥漫着瘴气的大山，鍾永勝覺着渾身有些癱軟，嘴里还殘留着辣苏苏的生蒜味，和麻甜麻甜的大聖丹味。他面色虽有些疲倦，眼睛依然灼灼有神，憋在胸口那股悶气，被艰苦的战斗生活冲散了，身上換來了一股青春活力。战士們，象麻雀一样正嘰嘰喳喳議論着断崖上的标語、快板詩。断崖上寫着：“拔掉敌人最后一条根。”“越戈壁，爬高山，渡瘴气，蹀冰灘，为了祖國保平安。”

鍾永勝还記得：这是去年冬天为追剿德王李守信匪徒——包卜拉而留下的痕迹，那次战斗很殘酷，战士們三天三夜沒見一粒米，一口水。路上馬累垮了就步行，肚子餓的走不动了就在地下爬，不少人昏倒，但大家沒有被困难屈服，轉了五百里的大戈壁，終於把敌人全部歼滅。部隊返回时，輕伤员抬着重伤员，部隊拖拖拉拉走不动，为了这事，指導員才刻下这些震撼人心的标語。現在，这些語言，重新冲入战士們的心坎时，每

个人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热腾腾的力量。

一出草原，出現一片無际的荒原和推移無定的沙山。

响过一陣馬号，战士們一起跳下馬，携轡前進。鍾永勝習慣的松松“老黑牛”的肚帶，掀掀鞍褥透了透風。“老黑牛”渾身抖擻一陣，噴打着舒服的响鼻，鞍褥下散發着一股热呼呼的草腥汗气。

隊伍，順着軟松松的沙山，蹣跚的朝上走着。漫天是沒踝骨的流沙，每走一步，就要后退半步。不一会，累的战士們个个都气喘呼呼的。这时，給你的感觉不是走，是拔腿，活象陷進深泥沼。

下了沙山，踩到戈壁灘上的干馬糞时，大家才松了一口气。李玉根走在行列的第四名，一手牽馬，一手擦汗，沉着臉說：“嘎！誰能改造戈壁灘，我信服他，我看哪，到了共產主义社会戈壁灘还是戈壁灘。”

小姜說：“別那么主觀，戈壁灘变好地，我看能成。到那时候，發明一种藥，飛機在地上一撒，沙漠一下变成好地啦。”

“瞎說，戈壁灘变良田我相信，可不相信你說的那样容易，你吹一口气变成高楼大厦多好，說話比拿灯草还容易。”李玉根一說話，脖子直冒青筋。这时候蔚青牽着馬停在行列的一边，象檢閱前進的隊伍。插嘴道：“談什么？”

李玉根把臉一揚說：“小姜这科学家談改造戈壁灘哩。”哄的一声，引起一陣大笑。

小姜非常尷尬。小腦袋一轉，不認輸的說：“地下，决不会都是沙子，等科学發達了，把沙子盖到下边，黃土翻到上边，不成了好地啦？”

“用劳动改变戈壁灘，能成。比你吹气强。”

常是这样，一進戈壁灘，用不到別人啓發，总要發起一陣辯論，有时爭的臉紅脖子粗，有时吃飯也堵不住嘴。大家心里也明白，这种無根据的談論，很难得出任何結論。可是一到節骨眼上，非談不可。大家的言談里，常流露着对幸福生活的渴望，也常帶着要改造自然的决心。鍾永勝見战士們談的很有勁，心里很高兴，他感到这种漫談，对战士很有好处，它不但能調剂战士們的生活，而且能丰富大家的智慧。現在，他見小姜被全班說的下不了台，岔开題說：“別看这沙子石头，下面可藏着宝哩！”其实，地下有宝誰都知道，近一年每次進山，战士們都挖回鉄、銅、蓬沙和石油的礦苗來。感兴趣的事不怕重复：一談起这些，立即引起大家的兴头來。

小姜說：“快到腥水河了吧？記住，回來的时候，咱們得灌它兩桶。”

田保生說：“坎地里剛睡醒怎的，腥水河在昆侖山下边呢，怎能会到这里。”

李玉根插嘴道：“叫腥水河是缺乏科学知識，河水洗肉是帶腥味，那是石油，上次試驗，不是能燃着么。应当称石油海。”

鍾永勝又象給小姜解釋，說：“一过敖勒口，就到鉄石山啦。”

战士們把話头轉向鉄石山上，談起班長挖礦苗煉鉄，因缺乏科学知識，鉄沒煉成，鍋給燒化的故事來。

鍾永勝紅着臉說：“別笑，下次用沙鍋煉鉄，保險成功。”同志們哄的一声又都笑了。

前面傳來上馬的号音，打断了同志們的談論。

鍾永勝束緊梢繩，肚帶，一縱跳上馬。戰士們个个上身向前傾伏，整個馬隊蹣跚起股股塵烟。馬隊，被環形的白烟包圍着，馬蹄聲，淹沒了一切音响。

下午，暴風雪突然降臨了。天空撒下滾溜溜的雪粒，刮起睜不開眼的紅眼風。風卷着雪，雪擰着風，霎時刮的天昏地暗。蔚青走在連隊的最前頭，命令道：“放下帽耳。”風大声小，別人听不清時他就打手勢。他自己也把帽耳往下拉了拉，結上鈕扣。風刮的兩耳嗡嗡作响，象怪物發威一樣，要把天地撕破。他走一陣，扭頭大声問蒙族向导仲地：“路對嗎？”仲地探出頭，察看半天說：“對着呢。”馬吃力推着迎頭風，踏着嘩啦嘩啦的卵石，朝前推進。

黃風越刮越大，白天變成黑夜。蔚青心里不能平靜了，給通訊員下令道：“讓尖兵班跟部隊縮短距離，不要失掉聯絡。”又告訴一排長讓部隊按夜間聯絡記号，左臂扎上白毛巾。頓時，部隊忙亂的整頓起裝具，好象夜間進入戰鬥一樣。

不一會，通訊員从前邊返回來，尖兵班戰士杜興娃也跟在后邊，他喘呼呼的說：“報告連長，前邊發現土匪。”

蔚青把馬一勒說：“有多少？”

“有二十几个，在風地里正發呆。”

蔚青心想：也許是烏斯滿的殘匪。他叫部隊止步待命，自己帶着一排長王坤喜和戰士杜興娃去觀察地形和察看敵人。

行列里亂嘈嘈的，有人說，因風大才停止前進。有的說，遇上逃散的土匪了。誰也不敢肯定。不少戰士，圍着通訊員問消息，李玉根很有經驗的說：“問什么！一定是有敵情。”

一听說要打仗，行列里沸騰的象鍋開水，整頓鞍具，把預